

孟悟
著

橡树下的 诱惑

*Seduction
under the Oak Tree*

异乡漂泊，不忘体验纯粹爱情
阴差阳错的婚姻，孤独心灵遭遇致命诱惑
爱情就像透过叶缝的阳光
温暖，却总伴随阴影

贵州出版集团
贵州人民出版社

孟悟
— 著 —

诱惑 橡树下的

*Seduction
under the Oak Tree*

贵州出版集团
贵州人民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橡树下的诱惑 / 孟悟著. — 贵阳: 贵州人民出版社,
2012.8

ISBN 978-7-221-10451-9

I . ①橡… II . ①孟… III 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 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2) 第 174220 号

橡树下的诱惑

Xiangshu Xia De Youhuo

作者 孟悟

责任编辑 武波

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

贵阳市中华北路 289 号 邮编 550004

发行热线: 010-59623775 010-59623767

北京诚信伟业印刷有限公司

2012 年 10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

开本 710mm × 1020mm 1/16

字数 279 千字 印张 15.5

ISBN 978-7-221-10451-9

定价 28.00 元

版权所有·翻印必究 未经许可·不得转载
如发现图书印刷质量问题, 请与本社联系。

目 录

上篇：天涯倦旅

1. 初到乔治亚 / 003
2. 爱吊嗓子的两口子 / 008
3. 白贡献了三千美元 / 011
4. 在比较中发现幸运 / 015
5. 好一场浪漫的异国情恋 / 018
6. 有人给她打电话 / 021
7. 鹿肉宴上大吃大喝 / 025
8. 她的落寞和酸楚 / 028
9. 餐馆一日 / 032
10. 他带她去西弗吉尼亚 / 034
11. 情定蓝岭山 / 038
12. 乡村里的中餐馆 / 042
13. 月光下不一样的故事 / 046
14. 露露的心思，托尼的家事 / 048
15. 比电影还好看的婚礼 / 052
16. 那个人影影绰绰在眼前晃 / 056
17. 他总算尝了打工的经历 / 063
18. 他一直怀疑前女友的非正常死亡 / 069
19. 纪美的生活斑斓多姿 / 075
20. 回国的奇遇 / 078
21. 曾经生死与共的爱情 / 081
22. 密码的阴影 / 085
23. 结伴去海边 / 091
24. 爱在天涯倦旅 / 094

下篇：何去何从

1. 他们在肖云的婚礼上见过面 / 101
2. 送礼恰到好处 / 106
3. 难忘初恋情人 / 109
4. 天上掉下来的金元宝？ / 112
5. 在中国，他成了一条活泼的鲤鱼 / 117
6. 干吗不从养殖场里牵一头活的跟我配对 / 122
7. 他为他保住了贞操 / 126
8. 请客的女主人是谁 / 130
9. 他恨不得一脚将饭桌踢翻 / 136
10. 橡树下的梦与现实 / 141
11. 城堡里的白雪公主 / 146
12. 想解脱却又藕断丝连 / 151
13. 这个寒冷而美丽的夜里 / 158
14. 不知道橡树果子是人间美味 / 164
15. 心头的花在这个下午枯萎了 / 168
16. 纪美混到了签证 / 174
17. 一红一绿，玉如的典故 / 177
18. 罗霞跑了 / 184
19. 一个在明处，一个在暗处 / 188
20. 当老鼠摇身变成了狮子 / 195
21. 小鱼儿搬进了他的家 / 200
22. 男人一海归就变心 / 207
23. 纪美媚眼儿抛了过去 / 210
24. 唇齿间还留着橡树果的芳香 / 214
25. 她像一条银环蛇缠在他的身上 / 222
26. 什么都能兼容，什么都能吃？ / 228
27. 计划中的私奔 / 233
28. 是离去还是归去 / 238



上篇：天涯倦旅

她站在餐馆外等他。夜凉如水，天空很快飘起了小雪，纷纷扬扬落在她的发梢。那份冰冷凄惻中的无助。她有神想哭的冲动——我这次绝不能原谅他！她恨恨地想。

1. 初到乔治亚

先从上个世纪的九十年代说起。

莹雪倚窗四顾，虚张声势的云，仰仗了太阳的光和莹蓝的天，美得令人不安。她不安地叹了一口气，转过头来，丈夫钟纪林一直在睡，脸背着她，眉宇锁成了寒山，寒山后面有什么乱结？

她怎么不明白？昨天是两人在中国的最后一天，她说坐飞机很累，今天最好哪儿也别去。他没理她的话，清晨就出了门，黄昏才回家，浑身的潮湿和阴暗，像生病的人。

你去了她的墓地！莹雪想说却不能说。她的墓地，沁骨的疼痛和凄寒，寒得五脏也硬了。人虽然走了，气息还在，沉得久了，洗都洗不干净。

纪林的母亲——王老师——她中学的班主任，与她师生关系特殊。哥哥高帆出了事，在毕业前夕打群架，是王老师救了他们一家。王老师的丈夫是市教育局的局长。高帆逢凶化吉，顺利拿了毕业证。两年后的高考，莹雪去了北京，那是一所重点大学，专业是国际金融。她大二的时候，王老师的丈夫成了副市长。王老师信里告诉她，别担心分配。冠冕堂皇的言辞后面闪过几分暧昧的光。暧昧的光里有个影子，王老师的儿子——钟纪林，她早就见过，留了意，心头便生出爱慕和梦幻。

她怀着这份梦幻走在大街上，远远看见一对亲密的情侣。

阳光正好，婆婆的树影在风里飘摇，光晕斑斓了他们的身体和笑声，一切都可以入画，也可以入诗，甚至可以唱成一首歌。歌声还没落地，就跳进了莹雪的耳朵里，她定睛一看，怎么会是他！

“来，莹雪，给你介绍一下，我的女朋友——玉如。”

她朝思暮念的他，原来早有了自己的她！柔媚温柔的玉如，清丽出尘的仙子。她眼前一阵花，六月的阳光刹那间成了十二月的雪光。

阴差阳错，她还是嫁给了他！他正式合法的妻。

玉如患有先天性心脏病，红颜命薄。否则王老师再怎么作梗，也是无能为力。她从来没见过如此痴情的男人——她的丈夫，可这份痴情不是给她的。

阳光透过云层，细碎地洒进机舱。他瞌睡的面容浮出一个笑，那么纯净的笑。笑后面是谁的影子在晃？心头一阵酸涩，她忍不住推他：“我们快到了！”

“闹什么闹，还有一小时！”他又闭上了眼，像一头冬眠的熊。她只好对熊说：“等开学了，你要当TA（Teaching Assistant，学生助教），你看你的英文？”

熊醒了，是吓醒的。一间陌生刺亮的教室，一大群黑的白的棕的学生，他要用另一种语言为他们传道授业解惑。他的心空了，因为没有底。他没有参加过TSE(Test of Spoken English，美国教育考试服务中心的英语口语考试)。正常情况下，要拿助教类的奖学金，得过TSE这一关。她不知道还能说什么，在国内她就劝过他：“我陪你练口语吧。”他只是摇头。因为纠缠的痛，他的魂一直在天上遨游。

从飞机上往下看，青幽的群山连成了一片，偶尔有山峰微露峥嵘，在云海里若隐若现，让人想起大海里的绿岛。莹雪心想：“这就是乔治亚了，肖云是不是已在机场等我们？”

“就把乔治亚当做第二故乡。”肖云甜脆脆的嗓音，像刚出炉的饼干。走在机场的大厅里，她一只手拥住莹雪的肩膀，一只手在空中乱舞。话一滚出来，便刹也刹不住，“还记不记得那年毕业？我送你去北京火车站，火车远了我还在想，真的分别了吗？什么时候还能重逢？山不转水转，我们又转在了一处。”

“你这是什么新潮的搭配？”莹雪扯了扯她身上的毛衣，毛衣艳得像红太阳，裤子却是韭菜绿。肖云说：“人在美国，没人笑你的。”大学时代的肖云可爱讲究了，口红、胭脂、眼线笔，一笔一画都马虎不得。发型变来换去，一双高跟鞋踢踏踢踏，老远地就响个不停，莹雪当时笑她：“你若再高个十公分，就该去T型台上晃了。”

肖云说：“这美国害人啊！人不人鬼不鬼的，没完没了的考试和作业，再遇上一个教授捣蛋，其他的课都跟着陪葬吧。”她歪起脖子朝着纪林，“不错啊，一表人才无限潇洒的帅哥啊。不过呢，可得好好待老婆，这是美国！男多女少，随时要有危机感。”纪林“嗤”了一声，声音从鼻腔里甩出来：“那就听天由命吧。”“哟，感觉这么好？”肖云还想捉弄，莹雪掐了她的腰。她只好收住舌头，心头一阵咕咚：莹雪这么怕老公？

肖云用钥匙发动了引擎：“破车，九零年的丰田。只要不给我添乱我就喊它哥哥。”他们聊着，很快谈到了他们所在的地方，被肖云称做第二故乡。城市不大不小，中规中矩，三十多万人口，地处乔治亚的北部。四处可见的老橡树给城市添了几分南方的情调和风韵。老橡树苍绿繁茂，上可参天，下可垂地，牵牵挂挂，一声又一声悠远的叹息，叹息时光匆匆，留不住岁月沧桑。

城市的冬天难得下一场雪。只要春风一响，百花就激动了。那些流光溢彩的花儿，绝对不会辜负世间的期待，一起在阳光下出发，把生命绽放到了极处。那颜色，美得炫目，从姹紫到嫣红，从天蓝到金黄，从淡粉到墨绿，从霜白到青黑，仿佛天地间支起一块恢宏的调色板，板上的七彩斑斓，全都是春天灵魂的呼唤。

莹雪一边想象一边赞叹：“春天真美！”

“什么美？惨啊，患上了花粉过敏，给谁臭美去？”肖云摇摇头，吸了吸鼻子，好像已经花粉过敏。她说，“药店里一般都有特效药。刚来美国头一年，一般不会过敏，过上个两三年状况就出来了。就说我哥吧，每年春天开花，他脸上也跟着开花，一串串的红疙瘩花儿。我嫂子心疼死了，想把后院的松树统统腰斩了。”

松树的花粉是罪魁祸首。肖云说：“但是我哥坚决反对，他在国内就恨滥砍滥伐。再说了，那几十棵松树都要灭光，至少也得花几千美元的人工费。”肖云笑了笑，继续当导游，“这儿的夏天特热，又长，最美的季节是秋天。秋天的城市像化了浓妆，比在春天还要妖艳风骚。”

肖云停了车。四周林影沉荫，小松鼠从眼前一跳而过。但房子可不敢恭维，墙上生了霉，像老脸长了癣。打开大门，湿漉漉的霉气跑出来，像倒霉的故事。莹雪心想，干吗不把窗帘拉开？纪林推开厨房的门，门外是后院，一棵落叶的橡树，野草绿的绿，黄的黄，像乱七八糟的聚会，四周绕了一圈简陋的钢丝栏。

“我是替你们节约。刚来嘛，什么都省省。”肖云笑着看纪林，“我早知道你爸是个清官。上学期我们这儿有个女孩，她老爸是东北的一个……一个什么犄角旮旯儿的市长，那个地儿我压根儿都没听过，像是座山雕的寨子。座山雕的寨子又怎么了？人家一来就住高级公寓、买好车，从来不打工，每个夏天都飞回老家看爹妈，坐飞机还坐商务舱。你们说，他老爸要是不贪，魔鬼都成了菩萨！不过，清官也好，贪官也好，都是希望孩子来美国镀一身金光吧？”

纪林眼睛望在别处：“我并不是非要出来。”

“那干吗还考托福？”肖云笑问。

“还是上楼看卧室吧。”莹雪岔开了肖云。卧室的窗户很大，阳光从百叶窗流进来，一屋子的温暖和明亮。“怎么样，还凑合吧？”肖云莞尔一笑，“家具都是教会送的。教会真是雷锋，还有免费的午餐晚餐、免费的英语班。小文和小李刚来时常跑教堂。我先打一个预防针，这两口子天天都在吵，深更半夜常吊嗓子。”

纪林说：“有什么好吵？当初干吗要结婚？”莹雪瞟了他一眼，他与她从来不吵。其实吵架也是种交流，如果彼此还有语言。

肖云说：“我现在真想同那老不死的吵一架。”“老不死的”是肖云的教授，“有一次上课，他东扯西拉，说中国往美国搞倾销，用廉价的产品占领市场，卖来卖去，其实全都是垃圾，还自鸣得意。我火了，站起来就说：‘美国既然知道是垃圾，为什么还要买？买了就甭抱怨！美国喜欢垃圾、需要垃圾，中国生产垃圾、出口垃圾，这是两相情愿的事啊！’就这么的，把他给得罪了。上周有个报告，我费

了老牛一样的劲，他故意给我个 89，90 才是 A。”

“这老头子是在装怪，但你大炮放得过响，最后聋了自己的耳朵。倒霉的是你的分数。”莹雪说，“送几件礼物给他，只要他一收，手就硬不起来。”

“给这个老不死的犹太鬼送礼？”

“人之常情，谁打送礼的人！”莹雪笑道，打开箱子，什么泥人、贝雕、檀香扇，琳琳琅琅一大片，在肖云眼前开了一个展览柜。“给他这个贝雕，他也配？他这个垃圾。”肖云顺手抓起一张京剧脸谱，“这个还凑合。”莹雪忙说：“那是从地摊上买的，两块钱的垃圾货。”肖云说：“正好垃圾配垃圾。”

夕阳熔金，金灿灿的光流过大街小巷，也流过一家韩国餐馆。肖云说：“这家餐馆味道好，消费的大都是美国学生，也有不少张亚洲面孔。不是韩国、日本人，就是台湾地区、香港地区的人。大陆学生就是有钱，也不会来这儿铺张，多数人都攒绿票子。有的老公读 Ph.D (Doctor of Philosophy Degree, 博士)，老婆在餐馆打长工。老公五年后拿到学位，老婆的打工钱也扛得动一栋房子。你们现在的房东方亨，她厉害，是个职业打工手，早晨下的飞机，下午就去餐馆找票子了。”

“小心你的头发，它也饿得想吃泡菜。”莹雪停了筷子，顺手替她把一绺头发挽到耳后，“怎么披头散发的，也不好好梳一下？”

“你甭说我，等你上了学恐怕比我还糟。”肖云笑道，“没事的时候去学校瞧瞧，中国女学生都像我这样披头散发。功课紧，没时间打理呗。头发长了，大家互相绞，节约钱嘛。有人舌头毒，说是大陆女生的统一发型，嗨，管他怎么说。去理发店至少也得十刀，还不算小费。”

“那男的是什么发型？”“男的就五花八门了。”肖云憋不住笑，“男的发型大都是他们老婆鼓捣出来的，什么造型都有。有的短得出奇，像刚从监狱逃出来的。有的一处低一处高，像山羊啃的草。还有个叫小魏的老婆实在没耐心，心一横，干脆给她老公剃个光头，说这样省事，还能节约香波！”

莹雪和肖云一直在笑，纪林很少笑，他的目光时不时飘向窗外。纵横交错的高速公路，公路上的小车和大集装箱车，它们开向远方，远方是绵延郁黑的森林。

武华是肖云的表哥。肖云的爷爷奶奶是武华的外公外婆。肖云刚来美国一直住在表哥家。肖云三四岁的光景，父母为离婚打得鸡飞狗跳，把小肖云吓得直往床下躲。爷爷奶奶一脚踹开了门，指着父母的鼻子骂：“你们两个打死了，我都不想管，吓坏了我的孙女，我饶哪一个？”

父母离了婚，各自有了新家庭，添了新人口。肖云跟着爷爷奶奶长大。她从小

爱与胡同里的男孩子玩闹，今天爬树，明天上房，后天又去偷人家后院种的葡萄，在每家的门上画怪物，还装出无辜的样子。老两口可怜她没爹没娘，也不训她，她都快蹦到月亮上去了。

武华读的北大，每个周末都来看外公外婆。那时候小肖云才七八岁，活泼可爱，缠着武华给她讲鬼故事。武华毕业通过考试，搭上了那个年代最早公派留学的船。光阴似飞，当他再回北京，那个一颠一跑的小调皮，忽然就长大了，被一个男人伤了心，整日灰头灰脸，甚至还起了出家的心。“年纪轻轻的，哭什么哭？”武华说，“揩干眼泪，把托福考了。想不想去美国？”

到了美国的肖云，在商学院的会计系拿到半奖。在教授手下改作业，一周十五小时。收入扣除学费，留下来的只有两百美元。两百美元一个月，房租都不够。武华本想让她住在自己家，一心只读圣贤书。但他是有家的人，妻子汪容爱静，一开始就不高兴：

“亲戚住几天还行，哪有长居的？再说了，你平时在家又喜欢裸奔，来一个外人不是坏了你的自由？”武华说：“这算什么？肖云在家我当然不会裸奔。”最后汪容让了步，她没有工作，钱毕竟是丈夫挣的。磨了一个月，肖云还是决定搬家。她是个明白人，不想让武华左右为难。她说：“我真的想去秋谷（Autumn Valley）。”

秋谷是学校已婚研究生宿舍区，有很多的中国人，差不多就是一个中国谷。“等过了这学期再说吧。”肖云执意要走，汪容反涩了嘴。“别担心我，我可以去金中国打工。”金中国是全市最大的自助餐馆（Buffet），生意好得起火。肖云的朋友章露露就在里面打工，干一天小费加底薪能挣一百多。武华还是担心：“搬到秋谷去，生活费够吗？”“怎么不够？至少我有学校的资助。”肖云有她的道理，“你看露露自己缴学费，整个暑假都在餐馆干。”

武华由她去了。他帮她买了一部车，没让妻子知道。他朋友的公司正好要卖一部旧丰田，因为是公车，开车人不是很爱惜，里程数特高，又出过车祸，单位烦了，干脆低价卖了！好在车的内部运转良好。

风呼辘辘地从车窗外灌进来，像一头张牙舞爪隐形的龙。肖云满心欢喜，她喜欢强风扑脸那种汹汹的刺激。她想起那一年在北京，她坐在男朋友的摩托车上，她抱住他的腰，车在风里狂飙。

她开车找到章露露，要她帮忙介绍到金中国中餐馆。结果金中国不缺人，半江楼正到处找人。

“半江楼那头雄壮的母肥牛啊？”肖云问。

“对，他们背后也叫她胖瓜。”露露说。

半江楼是一家高档粤菜店。肖云刚去，什么都不熟，动作当然慢。切沙拉慢，

做甜茶慢，招呼客人对答菜单更慢。老板娘没有耐心，觉得自己雇人是要立刻挣钱的，而不是花时间培训的。肖云烦躁不安，因为老板娘摇着肥如冬瓜的身子，一路滚着，滚着追着肖云，缠绵不绝的怒骂从大厅跑到厨房。

“你居然还有时间喝水，你当你是坐办公楼的白领啊？”

肖云牙一咬，头顶腾起黑的灰的烟雾。心烦意乱间，不是托盘掉在地上了，便是账单又给错了客人。肖云算账喜欢用心算而不是用计算机，胖瓜趁机冷笑道：“还读财务的研究生呢，加减法都不清。我没去洋学堂啃过书，脑子都比你亮堂。”

对于这样的畜生，肖云横眉冷对，觉得没有必要用人的语言同她交流。

“哟，干吗这个眼神看我？”胖瓜撇了撇嘴，“我告诉你，我这是点餐店，高档！学起来要用心，一套一套都得按程序上菜，比不得你们大陆人开的 Buffet，喂猪的自助餐。”

“这头披着人皮的母狗！”学校里见了露露，肖云鼻子嘴巴全是烟，把 Financial Policy Management（金融管理课）的笔记本拍在课桌上，“看着吧，迟早有人要帮我剥她的皮。”露露把金融计算器（一种财务专用的计算器）从书包里拿出来，轻声叹道：“看在绿票子的分儿上，就当母胖瓜是空气中的细菌吧。这两年大陆人来得多，开的自助餐抢了她的生意，她生气啊。”肖云一手翻笔记，一手按计算器：“好，好，最好把她气倒，倒进棺材里去。我昨儿真是气肿了，连这道题的 Future Value（未来值）都不知道怎么算了。”过会儿，肖云又抬头笑道，“我气什么气？我的 Future Value 绝对比母胖瓜的高。”

2. 爱吊嗓子的两口子

莹雪和纪林回了家，只见客厅雪亮，一对小夫妻正在厨房叮叮咚咚。男的个子不高，偏瘦，拿着勺炒菜，病蔫蔫的受气样子。女孩却很高大，短头发，浓眉黑眼，精明、干练全都写在脸上。她切菜的速度很快，咔嚓咔嚓，很有气势地响个不停。莹雪没有猜错，他们正是爱吊嗓子的的小文和小李。小李转过头来，一张瓜黄的脸，眉毛苦成了八字，他说：“我们也在等秋谷的空房。”

“秋谷现在是中国谷。”小文边说边看了眼莹雪，手中的菜刀依然咔嚓咔嚓很有威力，“反正是张家吵架、李家离婚，第二天全体人民都知道了。谁谁两口子打得鼻子都歪了；谁谁下了第三胎还是个女孩；谁谁床上没反应像头死猫，老公只好流落到街上找野鸡跳舞。”

楼上传来一阵脚步声，小文收了声。一个清瘦的男人走下来，主动与纪林握手：

“我叫赵伟，在生物系，我早听肖云说过你们要来。她急得不行，一个月前就开始找房子，又去教会联系家具，还邀了一帮男生帮她抬家具。”

“这儿的小伙子谁不对肖云献殷勤？换个人试一试，你喊得动？”小文冷笑一声，“我听人说，她故意装疯卖傻谁也不想定，像猫一样玩弄着这一群老鼠。”

“肖云单身又可爱，也难怪招人喜欢。”赵伟笑道。

“可爱？”小文的声音像仙人球，“你这话可别让老婆听见，小心她打工回家把你撕成纸人儿。”

“看看这些女人，一个比一个……”小李吐了吐气，没有把句子说完。他看起来很累很虚，像个快要融化的雪人。

“女人怎么了？”小文鼻子一哼，眼皮半抬，“辛辛苦苦打工撑起一个家，最后还遭人白眼红眼。你当我不知道你们这些男人的心思？恨不得摇身一变，成了单身，碰见像肖云这样的单身，就油头粉面去唱一出桃花戏。不过呢，肚皮子饿了、身子骨痒了，又赖皮厚脸地爬回家了，像一头夹起尾巴的公狗。”小文使了劲，菜刀一剁一剁地乱响，像隆隆的鼓声，声势浩大地配合她的高音，“男人生来就是贱！”

莹雪听得耳朵辣。小文在国内是名牌大学的研究生，怎么看也不该像个怨妇。回了自己的房间，纪林和她都不想说话，时差还没倒过来，晕乎乎地入了梦，梦里也有哗哗啦啦的水声和人声。

赵伟的老婆方亭回家了。今晚打工的小费不好，她的脚步很重，咚咚咚，踩在老旧的木地板上，像闷雷。她愤怒地打开水龙头，水哗啦啦地响成了瀑布。她敞开冰箱，发现有人动了她牛奶的位置，明知房内已经有人入睡，就是压不住自己炮仗一样的嗓音：“我今晚霉得长了蛆！”“小声点，”赵伟说，“小费还过得去吧？”

“一大群黑鬼打我的铁（吃饭不给小费），吃得满桌满地的鸡翅膀都飞起来了，一分钱没有。这群死鬼、臭鬼、烂鬼，下辈子投胎变黑猪吧！”

黑暗中，莹雪听得一清二楚。想那黑人在两百多年前，从非洲大陆被强装入船，如牲口一般，卖到美国当黑奴，世代代代，血泪流成了江。两百多年过去了，并未彻底翻身。其实谁也没有翻身。

“我可以不跟黑鬼计较，可这样的日子长得连个尾巴都看不见。”方亭突然痛哭起来，哭得放肆无束。纪林也醒了。

“三年了，我一直在餐馆侍候死黑鬼。你读你的博士，没问题，两年后能找到工作吗？”

“楼欧润的那个实验确实离不开我。”赵伟的声音小得像病猫。

“就你好心，还在担心导师。”方亭的声音像冰针，“不是我狠心，你再也不换

专业，我就准备换老公！”

黑暗中的莹雪和纪林听得心惊肉跳，禁不住抽搐了一下。两个人的身子碰在一起，莹雪顺势靠近了他，她感到他抱她的力度——他不像往常那样敷衍她——这个时候了，他们谁又离得了谁？

第二天是个大晴天。天蓝得发紫，金澄澄的阳光抚摸过一片橡树林，满地浓重而婆婆的树影子。“莹雪，前面那栋就是我哥的房子。”肖云一边开车一边说。

那是一栋两层楼的砖房，房中一对巍峨的大圆柱，雪白照眼，与赭色的红砖强烈呼应，烘托出一派醒目的气势。房前是一片宽敞的草坪，春天开花的狗木树、秋天红叶的枫树、常青的橡树，排得疏落有致。武华夫妇没有小孩，汪容曾怀过孕，那时候武华还没毕业，前途渺茫，两个人放弃了这个孩子。总算挨到事业有了，孩子却不来了。两个人也不急，上帝自有他的安排。

牛肉和土豆的香味越来越浓，在厨房里飘荡起伏。汪容一边切菜一边说：“莹雪，你是客人，不好意思让你忙了这么久。你真是个懂事的孩子，肖云就……”汪容打住了，话锋一转，“你爸妈都还好吧？”钢勺子没有拿稳，跌进了汤里，莹雪胸口一阵痛，眼泪差点儿掉下来。她仰了仰面，天花板亮得刺眼：“还……还好吧。”

两盒包装精美的西湖龙井茶尖，是莹雪给武华的礼物。她早听肖云讲过，武华对饮茶很讲究——春天喝花茶，夏天喝绿茶，秋天喝乌龙茶，冬天喝红茶。唯恐失去茶的原味，他爱用紫砂壶沏茶。送给汪容的是一条真丝大围巾，水润温柔，像水一样滑过肌肤，夜蓝色的底子，红梅疏影横斜，忍不住嗅嗅，似乎还能闻到一股子的梅香。汪容笑道：“一看就是苏绣，绣得像活的，我去年在旧金山买的哪能同这个比？”汪容的家在苏州，睹物思乡，对莹雪也生出一种亲近。

吃饭的时候，武华发现纪林的话很少，几乎像在挤牙膏，问一句才答一句。“纪林，就你目前的领域，在美国不好找工作，你想不想变？”“如果要变，就往化工方向靠。”纪林说。

“反正都是变，还不如变到计算机系去。就算学化工，找到工作的中国人也就那几个熊猫。”肖云是直心眼儿，“你别看学化工的银子多，八万九万的拿得很爽，但没几个人撞得上。”

汪容接起肖云的话继续补充：“这年头，是人人学计算机。上个星期在教会碰到一个女孩，本是学《圣经》的，也在计算机系里选课。看她从《圣经》跳到计算机，上帝也要佩服。”

纪林皱起了眉，筷子夹起一片香菇又掉了下来。莹雪看了他一眼，又望了眼众

人，什么也没说。

武华笑道：“中国人嘛，什么来钱学什么，大势所趋，人人都在学编程。这轰轰烈烈的阵势，让我想起当年的工业学大庆、农业学大寨。”

“可惜我生迟了。没赶上当年的好时光。”肖云嘻嘻笑起来。

“你是生在了盛世。”汪容瞥了肖云一眼，“什么都没耽误，大学一毕业就来美国，我们才是老了。”

肖云说：“老什么老？人在美国，五六十岁都可以当学生，我们班上有个老美，五十六七了，她说她明年毕业后重新找份工。”

汪容说：“中国人也有不服老的，说谁谁都五十几了，来了美国也学编程。对了，是张伟告诉我的，是他同学的老爸。”

武华笑道：“你说的那个张伟，是在地质系读博士吧？做实验做了一半，溜出去听计算机野课，回来被他老板抓住。老板说你不用狡辩，也不用编故事，我很清楚你去哪儿了。你们中国人很聪明，你去外边上课，我来给你付工资。”

众人都笑了，只有纪林没笑。莹雪注意到他的眼睛在看窗外，窗外有几处昏黄的灯，像瞌睡人的眼。

3. 白贡献了三千美元

夜深了。莹雪坐在床边，从方格子的窗玻璃望出去，银蓝色的夜空，有半轮月亮，挂在疏疏落落的橡树隙里，像透明晶亮的画。

“纪林……”她欲言又止。纪林坐在沙发上，跷起二郎腿，嘴笑眼不笑：“我知道，你也想劝我改专业，你为什么不想想我的感受？”

你会有什么感受？话压在舌头底下，莹雪没有吐出来。她低头默然，为什么他要和她对着干？他们是夫妻啊，有什么不可以好好商量？如果是玉如……莹雪咬住自己的舌尖，感到一团影子罩在自己的眼前，漆黑深沉，睁眼也是黑，像夜在挣扎。挣扎的后面是黎明吗？

黎明中的校园，太阳还在云层里，雾气仍浓，混混沌沌的曙色里，远处雪青色的树林，落光了叶，横斜参差，晃眼一望，竟如玉刻冰雕。学校第一班 Shuttle（校园公交车）摇摇晃晃开过来，载的大都是勤奋早起的学生。

“你，你是中国人吧？”

车内传来低柔的女声，带着几分南方的温湿。莹雪转头冲她一笑：“我前几天才来的乔治亚。”

女孩大方地自我介绍：“我叫魏兰，大家都叫我小魏。”

莹雪想起肖云曾经提过她的名字，还有她的先生，是学生会的陆主席，不由多看了她几眼。她的皮肤白而嫩，有那种吹弹欲破的透明质地，圆圆的脸蛋如十五的满月，双眼虽然不大却是浑圆的，整个脸柔和得没有一点轮廓，反而更招人疼爱了。

小魏也要去图书馆，莹雪正好跟她做伴。她告诉莹雪，她的老公小陆可聪明了，在中学就拿过奥林匹克化学奖牌，本科读的中科大，还在不少杂志上发表过论文，又能怎样？如今形势逼人啊，化学早不如前几年吃香。两人又谈到入学，得知莹雪GRE（Graduate Record Examination，美国研究生入学考试）都考了，小魏扬眉瞪眼：“多少分？什么？2200？”

小魏轻哼一笑，过了半天才轻轻说：“你刚来不知道，这儿的中国人可怪了，最爱吹嘘自己，乱报GRE、托福分数还在其次，有的人，明明好不容易挖到了一个饭碗，却说好多个Offer（聘书）等他，他都挑得眼花。还有的人乱报年薪，明明只有三万，却敢五万六万地乱喊。去年有个MBA（Master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，工商管理硕士）的毕业生，好不容易在一家大公司找到工作，说有七万的年薪，大伙儿也信了。你知道我和我老公为什么笑他？”

“是不是他每次都报错了数目？”

“那倒不是。”小魏鼻子哼了一声，“我老公导师的儿子，同他一起MBA毕业，同一家公司，年薪才四万多一点，人家还是老美。你想一想，是不是太荒谬？他以为他在打麻将，可以六万七万八万乱叫。”

“老美也敢公开自己的年薪？”莹雪的话还没有落，只听背后一男一女脆亮的响声：“小魏，这么早就来图书馆用功了？”

“原来是二位大侠。”小魏转身对莹雪说，“这两个人的名字啊，你一定会终生铭记——郭靖和黄蓉。”

这黄蓉可不是那黄蓉。男的虽然姓郭，但也不叫郭靖，叫郭青。可是他娶了黄蓉，大家便叫他郭靖了。知道郭靖和黄蓉怎么相会的吗？黄蓉年轻可爱，大学刚毕业还没有去单位报到，就被回国相亲的郭靖一眼挑中。来了美国后，也曾同小魏和方亭一起打过工。

“我再也不打工了，马上就入学，商学院的MBA。”难怪她今天笑得像个卡通娃娃。

“好啊，恭喜你，读出来又是一个七万多。”

小魏舌头下面的老鱼刺，黄蓉觉都没觉出，她继续笑：“七万八万我不梦，只要毕业有份工，家嘛，还得靠郭大侠给撑着。”